



白石先生家禮考

下

12

口 12

2507

3止





門 口 12
號 2507
卷 3 止

家禮儀節考卷之五

喪禮

朝夕奠 奠謂斟酒置卓上非酌於地也至虞祭然

後酌 注新增

盡用素器 檀弓奠以素器者以生者有哀素之心

也鄭氏曰凡物無飾曰素 注禮記

朔日設饌 高氏曰若遇朔望節序則具盛饌其品

物比朝夕奠差衆禮疏曰士則月望不盛奠惟朔

奠而已○楊氏復曰按初喪立喪主凡主人謂長

子無則長孫兼重以奉饋奠今乃謂父在父為主

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二說不同何也蓋長子主喪

以奉饋奠以子為母喪恩重服重故也朔奠則父

縣氏誦齋
所藏圖書記

為主者朔設奠以尊者為主也喪服小記曰婦之
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虞卒哭皆是殷祭故其
夫主之亦謂父在父為主也朔祭父為主義與虞
卒哭同耳全大

國恤

如何不淑

本注作奄忽傾背

若亾者官尊即云薨逝稍尊

即云捐館生者官尊則云奄棄榮養存亡俱無官
即云色養若尊長拜賓禮亦同此惟其拜各如啓
狀之式注本

狀

狀之爲言陳也狀用僂語

文休明并

酌酒 高氏曰既謂之奠而乃燒香酌酒則非奠矣
世俗羨習久矣非禮也○揚氏復曰按程子張子

與朱先生後來之說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
神座前既獻則徹去奠而有酌者初酌酒則傾少
酒于茅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爲酌而盡傾之於
地非也高氏之說亦然與此條所謂入酌跪酌似
相牴牾蓋家禮乃初年未當以後來已定之說爲
正詳見祭禮降神條全大

賓主答拜 高氏曰喪禮賓不答拜凡非吊喪無不
答拜者胡先生書儀曰若吊人是平交則落一膝
展手策之以表半答若孝子尊吊人卑則側身避
位俟孝子伏次卑者即跪還須詳緩去就無令跪
伏與孝子齊○揚氏復曰按吊禮主人拜賓賓不
答拜此何義也蓋吊賓來有哭拜或奠禮主人拜

賓以謝之此賓所以不答拜也故高氏書有半答
跪還之禮凡禮必有義不可苟也書儀家禮從俗
有賓答拜之文亦是主人拜賓賓不敢當乃答拜
今世俗吊賓來見几筵哭拜主人亦拜謂代亡者
答拜非禮也既而賓吊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
也

清酌庶羞 酒曰清酌禮曲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

味謂之庶羞周禮注○

賻奠狀式 封皮狀上某官靈筵具位姓某謹封○
劉氏璋曰司馬公書儀云亡者官尊其儀乃如此
若平交及降等即狀內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曰
某人靈筵下云狀謹封○謝狀三年之喪未卒哭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伏蒙 尊慈以某

者其親違世大官云特賜 賻儀禮宜下誠平交

此二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餘並同前

用字○劉氏璋曰司馬公云此與所尊敬之儀

如平交則狀內改尊慈為仁私賜為貺去下誠字

後云謹奉狀陳謝謹狀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云

某人下云狀謹封全大

几子 之墓哭拜 已成服者亦然但不變服宗

若不奔喪 愚謂今在官者聞齊衰大小功喪不得
奔喪三日中可委政於同僚朝夕為位會哭於僧
舍四日成服亦如之以日易月齊衰二十五日大

功九日小功五日畢仍吉服聽政每月朔變服為位會哭月數既滿即除至於緦麻小功則會哭成服俱不必行但哭之盡哀為可也補注

自經于溝瀆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經縊也論語先進篇

立巖墻下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注巖墻墻之將覆者孟子上篇

不舟而游 道而不徑舟而不游禮記祭義篇 曾子問孔子曰云々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吊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謂重喪雖至練祥不與人群不與人群立旅行恐或言及他事即為

忘哀若吊哭于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吊為詐偽矣此所以為虛也○已所知識之人已葬而後往吊則先哭于其家而後之墓蓋情雖由于死者而禮則施于生者故也宗

賻喪 按衣被曰襚助死者之襲歛也貨財曰賻車馬曰帽奉助生者之送死也牲醴曰祭香烛果酒日奠禮曰吊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資以口惠而實不至為可愧也同上

舊館人之喪 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主人也解脫驂馬以為之賻客行無他財貨故也禮記集說

凡民有喪 邛谷風篇注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詩注集傳

也

莫不為之致力 有禭者則將命云、朋友親禭如

初儀禮士表敬吊臨賻贈睦友之道也世文王○三日

不舉火故隣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喪問○天子諸

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子曾

問○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

為志焉又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擲焉弓祖○四

十者執紼記雅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

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

變既明反而右行曰禮也曾子問○又按曲禮助

壙皆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記雅○

高祝御柩乃祖云、有司請葬期公賜玄纁束馬

兩又兄弟賻奠可也所知則賻而不奠知死者贈

知生者賻既夕○即士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

相又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弓祖○適有喪者曰比

儀少公吊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吊曰

寡君弔事弓祖吊者即位客曰寡君使某又曰寡君

命某毋敢視賓客記雜○凡非吊喪非見國君無不

答拜者禮曲

有事則奠之 司馬溫公曰東漢徐穉每為諸公所

辟雖不就其有死喪負笈赴吊嘗於家豫炙雞一隻

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

外以水漬絮使有酒氣汁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

前醖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然則奠貴哀誠酒

食不必豐腆者也全大

紙幣

即楮錢也

供帳

謂陳設也

醲錢

其遠求於二反又極虐反

說文會飲酒也合錢飲酒也又

作醲

韻會

舉債

周禮小宰稱責注疏謂貸錢而生子同按上舉

猶稱也

債通作責舉債即稱

有祖塋

則祔葬其次

按家禮宗有族塋

按趙季明日

墓之塋以造塋為始祖注謂從他國遷于此設則子孫始造塋而塋者其墓居塋之中央北首妻設則祔其右有繼室則妻居左而繼居右以下則左右以次而祔焉○子孫不別適庶皆以年齒列昭穆尊：也○曾玄而下左右祔以其班也昭尚左

穆尚右貴近尊也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宗正体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女君比妻穴退塋尺許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出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塋義絕也○男子長殤及殤已娶皆居成人之道也中下之殤塋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天也如弟先塋不留兄之穴預期兄矣○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塋祖北之左女塋祖北之右○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塋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穴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塋以恩終也如祖妾陪塋祖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直在祖妾之北孫之妾與孫

女相直在子妾之南先墓者居東後墓者西不以年齒為序○族墓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逖屬宗法之遺意也為子孫而墓其親苟非貧乏途遠不附于祖與祔而不以其倫則視死者為不物矣其如焚尸沈骨委之鳥鳶就不可忍也尚何望其能事祖與宗人哉嗚呼去順效逆墓不以禮繩以春秋誅心之法其亦難免矣夫宗

姻婭 婭即姻亞之亞字俗加女旁亞亦次也次壻自稱曰亞長壻謙稱亦曰亞故相為亞也小雅瑣瑣姻婭品字

合墓墓左

灰隔 問擗外可用灰雜沙土否朱子曰只純用炭

灰隔法三分石灰一分黃土一分開沙曰三和土子偶因一書曰石灰火化燒粥水糞合築之水火既濟久復還原性結成完石今曰黃土山間燔黃石末也若黃土換其石末不能成石云于築二親即用糯米粥純石灰一卷曰明則山中有寫樟樹取皮葉拌爛水浸取汁甚粘膠糯膠也陳巧師鳳云古法得土而粘得沙而實子曰用沙不燥裂耳非特禦於整也右即以三和土為得中制

末置之擗外擗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細沙久之灰沙相雜入其堅如石擗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炭擗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鎔化棺有偏陷都不便曰不曾親見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禮壙中用生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却引虫蟻非所以為亡者慮久遠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其觀之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

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畧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自蟻子入去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揚氏復曰先生答廖子晦曰所問墓法後來講究木槨澀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槨於其上四傍又下三物如前槨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螻蟻愈厚愈佳頃嘗見籍溪先生說嘗見用灰墓者後因遷墓則見灰已化爲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至者亦里人改墓所

親見故須令常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爲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槨故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或庶幾不用法意耳全大分人但實沙灰於槨外槨內空虛久必貯水不便慎之莫聽俗言而誤大矣○或問槨內外皆實灰沙則以朱子之言為據槨又加底亦有據乎曰頃墓先人慮地有水繆出意見槨乃加底用油灰麻筋召船匠脩其縫薄鎔澀青塗其外用以載樞槨之內外如前法各實以沙灰既平槨口再加外蓋用直板合成脩其縫不用橫者仍用油灰批縫密釘之再鎔澀青塗其上更下灰沙盈坎乃止又問槨內外既皆實似灰沙何必又用不槨在內日灰沙須發熱

過乃堅若不用椁隔之則天雨地泉浸濕灰沙不能堅結故用椁隔之則椁外灰沙縱然浸濕不結而椁內者自能發熱堅固及椁朽腐而內灰沙已灰沙已皆堅結久矣所以椁加底蓋非無謂也又問木椁作兩三套做如何曰雖便舉動縫內漏水入去却不便必作一箇做方穩當集家禮

篩山皆切佳篩又支紙篩竹器篩籬也或作篩○

篩支山篩支說文竹器也可以除塵取細今文借作

篩支篩支韻或作篩籬○篩竹名韻增舊注竹器亦作

籬籬籬籬誤籬拌籬弃籬之籬拌籬字籬俗籬作籬調籬拌籬字籬勻籬廣

韻籬徧籬也籬齊籬也籬

誌石 昔吳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唐開元時人有

有耕地得比于墓誌刻其文以銅盤則墓之有誌其來遠矣紀事物原按誌者誌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沒則後人為之鑄器以銘而使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子壙前三尺之地以為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文休有爵者宜稱塚無爵者稱墓有爵反尊貴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宋晁錄九書官銜俱常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曰監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遠可考矣又篆蓋二字

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須日篆額為是五輟碑誌明器此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不曰神明之器而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宗

泥塑 瘞以土肖像也又雕瘞不為雕工為瘞又土木皆可稱瘞土謂之增瘞不謂之減瘞塑同上字呂箋

下帳 帳猶供帳之帳凡鋪陳器物總謂之供帳故此牀席倚卓之類以一帳字包之下字上下之下

考証

苞 劉氏璋曰既夕禮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注云用便易者謂茅長雜用裁取三尺一道編之全大按儀禮注苞草也古稱苞苴是也曲禮注苞者苞

苞裹魚肉之屬苴者以草藉器而則物也補今人注遣禮別有盤皿盛之多不用此宗

筭 司馬溫公曰今但以小甕貯五穀各五升可也

劉氏璋曰既夕禮筭三容與盞同盛黍稷麥其實瀹注云皆湛之以湯神之所享大用食道所以為

敬全大按儀禮注筭籍通飯器容與盞同論語筭竹器容斗二升補注許慎曰陳留以飯帚為籍今人亦

呼飯箕為稍箕慎既漢人所記疑皆秦漢時事今之飯籬亦飯帚之類耳

五穀 禾麻粟麥豆周禮疾醫注五穀麻黍稷麥豆即月令五時所食會句

甕 儋都監切貯米器也漢書楊雄無儋石之儲晉劉

穀家無儻石之儲應邵曰齊人名罍受二斛圖三才

今喪家棺斂柩中必置糧罍者禮檀弓曰重主道

也三禮圖曰重起於商代以飯舍餘粥以鬲盛之

名曰重設之於庭恐神依之以食今之糧罍即古

重之遺意也事物記原○按罍罍皆同玉篇

時所置以供盛酒醢之用則不可若此之大蓋亦甕甕之小者也

甕器今俗語甕器謂之磁器者善河南磁州甕最

多故相沿名之如銀稱朱提墨稱陶麩之類也雜五

竹格以竹為之以綵結之上如撮蕉亭施帷幔四

角垂流蕪而已然亦不可太高恐多罣礙不須太

率徒為觀美若道路遠決不可為此虛飾但多用

油單裹柩以防雨水而已注李

遷于廳事大歛在堂中少西所以古殯于西階之

意遷柩在斫事正中亦所以放古啓殯之意也注補

豕曰剛鬣羊曰柔毛禮記曲禮篇

祖奠將行而飲酒曰祖始也還柩鄉外為行始

可以為之奠是之謂祖奠注後禮明日

日人之死別莫此為甚所以世俗人家俱殺猪羊

具盛饌男女長幼皆哭辭拜別離非古禮亦合人

心但用樂或宴客則不可注新增○有名曰堂祭者

謂祭于堂之中設饌宗

祖道祖祖也今人謂餞行曰祖道風俗

遣奠陳設牲醴以遣送奠者謂之遣奠宗

輶 喪者車也 玉篇

發引 發柩前索也 宗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輶曰緋

注補

哭步從 若墓遠或孝子有病不堪步者皆許出擗

乘馬去塋三百步乃止 宗

白幕 按幃以白布為之高七尺每八尺則夾以竹

柱每人執一柱而行不拘多少夾障婦人在內步

行使外不見也若路遠則乘肩輿不用此 同上乃

古之步障也

方相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為樂喪魁頭所以存

亡者之魂氣也一名蕪衣被蕪；如也一日狂阻

一日觸壙四目曰方相兩目曰欺據費長房識李

娥某九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

象之○周禮方相氏歐罔象；；好食亡者肝而

畏虎與栢墓上樹栢路口致石虎為此也 酉陽雜俎軒

轅本紀曰帝周游時元妣嫫媧死於道令次妃嫫

姆監護因置方相亦曰防喪此蓋其始也俗號隄

道神抑曰此故耳人臣不敢備方相乃立其像於

墓側 原紀馮氏曰以戈擊壙何讀也蓋即鄉人儺孔

子朝服立於阼階之義欲亡者依彼為衛而安也

歟不然何用此若說其人死便無魂氣似亦難必

若說去登天堂入地獄此則決無也 家禮集說

乃窆 窆下棺也按檀弓曰墓于北方北首三代之

達禮也北幽之地也注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

不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事矣。故葬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地，釋所以北首之義。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王氏曰：昭穆之序，非特施於宗廟而已。葬亦有焉。此上下尊卑之分，而以嚴而不可亂。張子曰：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為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補注

兜
按兜為懸下之義，字昏無明訓，但字箋攬字注，揆攬也。總擊也。兜收也。拋此則兜籃兜零之兜，並有兜收之義也。

柩衣
按本注云：大斂，以功布，無用使衾之意也。丘氏蓋此儀，禮拂柩，用功布，無用使衾之意也。丘氏之儀，節大斂條下無。

胞合
又音忽。胞合，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莊子無

際見會韻

祠右土。為父母形體在此，故禮其神以安之。宗

藏明器等。此亦虛器，不用為便。新增

復實以土。今世人有竝實土，將平壙，鋪魂帛於地

而埋之者，禮於初虞後，擇冢之屏處埋之。其實人

冢屏處，難得。況此時神已移於主魂帛，同柩而埋

之，可也。埋魂帛，見初虞後。宗

題主。或問：無官，則書處士秀才，而可書府君否？

曰：按祠堂章，有事則告條下注云：有官者皆封謚。

無官者，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于府君之上，是則

庶民皆可稱其先為府君也。又問：今人又於神主

陷中兩旁增書生於何年月日卒於何年月日享

年幾歲葬其處如何日亦自詳備宜從之也○或問本注其下左旁題奉祀之名近見他書反以上右為下左者當何從曰凡言右皆是上文言左皆是下文註觀大學右傳十章與別為序次如左則左為下文不待辨說自明矣曰據子之言左誠為下文矣然則祠堂遷列神主以西為上如子所言豈不奉祀之名反在西而居上祖宗之名反在東而居下乎曰西上之制起於漢明帝漢之前論昭穆無此也蓋旁題乃為宗子承家主祭而設初不以所書前後較尊卑也即如被以上文為上而今陽道皆尚左凡臣子上書於君親皆具名於前亦豈嫌其名居前而為僭乎

圖書編

窀穸 楚共王寢病告諸大夫曰獲保首領以葬地

唯是春秋一之事杜氏曰窀張倫反厚也穸音夜

也蓋厚夜猶長夜謂葬埋也左傳襄十三年

祝奉神主 今俗人自抱神主於懷乘轎而反蓋

使神魂相依近似有理從之宗即靈車也補注

監視實土 雜記論吊者注云五十者隨主人反哭

四十者待土盈坎乃去○愚謂主人必須親視實

土成墳然後反哭又何遲乎况虞祭注云若墓遠

或不出是日或行於所館是反哭亦未嘗必于速

也宗

墳 問墳與墓何別朱子曰墓想是塋域墳即封土

隆起者光武紀云為墳但取其稍高四邊能走水

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今
法令一品以上墳得高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鈇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
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通

石碑 管子曰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秦漢以來
始謂刻石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也刻石當以
無懷爲始而名始自秦漢也陸龜蒙書目云碑悲
也古者懸而窆用木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
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有功德政
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此又德政
有碑之起也陸法言廣韻曰碑碣李斯造疑始于

嶧山之刻爾釋名曰未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
之功以載其上也三才圖會荀子曰葬埋敬葬其形也

祭禮敬事其神也其銘詩係世敬傳其名也補注

至家哭 吳俗及哭之際家人執火於大門外主人

以下皆燎衣而入 即者絛除之意新增

哭于所事 朱子曰及哭升堂及諸其所作也主婦
入于室及諸其所養也須知這意思則所謂踐其
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楊氏復曰先生此言蓋謂古者及哭于廟及諸
其所作謂親所行禮之處及諸其所養謂親所饋
食之處皆指及哭于廟而言也先生家禮及哭于
所事婦人先入哭于堂又與古異者後世廟制不

立祠堂狹隘所謂斫事者乃祭祀之地主婦饋食亦在此堂也全大

有吊者 凡五服內男子及親友之厚者既歸待友

哭各分先後而復吊宗反哭之吊也哀之至也反

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禮記檀弓篇嚴陵方氏曰人

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亡則哀為

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吊禮焉問喪曰入門而弗見

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

復見矣故哭泣擗踊盡哀而止矣大宗伯以喪禮

哀死亡蓋死亡之別如此補注

天子七月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左傳

年

所相 相穿也韻會

廉范 按漢書廉范字叔度杜陵人父遭亂客死於

蜀范時年十五往迎父柩船沈俱溺以救得免明

帝時范舉茂才遷雲中太守匈奴不敢犯後徙蜀

郡民歌其政性理大全

郭平 按漢書孝義傳郭平家貧力學親死不能送

葬遂賣身於富家為傭覓錢營墓鄉邦稱之既而

舉孝廉累官至朝散大夫同上

未葬不變服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禮記喪

食稻衣錦 食未稻衣夫錦於汝安乎論語陽貨篇

焚柩收燼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

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歛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葬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歿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僇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斆其肉而弃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

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為孝子此上以為風下以

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是時風未行於中國故列

子以儀渠為異至與斆肉者同言之容齋隨筆與

高同斆尸出於釋氏然釋氏之說曰世尊之死金

棺銀椁其自奉也蓋如此而顧以焚弃之事待世

人乎秘閣閒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糶為雷所撲

其妻焚之中道忽而言曰福詮震死亦倍苦矣而

又見焚不已甚乎以是知焚尸之為死者苦也甚

矣可不戒之瑯琊代浙右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

者不辨蕞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

得鑿方尺之地積洿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骨

骸雜無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散弃荒

野外人家不悟逢筭序仍飯設奠于池邊實為
酸楚而官府初無禁約也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
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使僚收無主燼骨刻男
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不下數萬計仍自作
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
淳熙間臣僚亦嘗建議柩寄僧寺者固自若也清波雜志
為掩塵行之不力今柩寄僧寺者固自若也
延陵季子延一一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
於羸博之間孔子曰延一一吳之習於禮者也
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
而封廣輪捍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
且號者三日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一一之於禮
其合乎禮記租弓篇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
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
延陵季子史記吳世家
葬于其地苟有力焉自宜遷葬不忘本也檀弓曰
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葬于其地
不得已也宗
安厝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孝經○厝與措同
窆本作窆又作窆燒瓦窆也玉篇
天子得為隧道闕地通路曰隧天子之葬棺重禮
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
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直縣下之故

隧為王之墓禮諸侯皆縣棺而下故不得用隧傳左

宜狹而深 朱子曰人家墓壙棺椁切不可太大當

使壙僅能容椁、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聞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太濶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着脚手處此不可不知也此間墳墓山脚低卸故盜易入○李守約曰墳墓所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啓之蓋凡發掘者皆以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日不然深葬有水嘗見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問之則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

墓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

水爾北方地上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也大

虞主用桑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

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公羊傳

其反如疑 其往送也望々然汲々然如有追而弗

及也其反哭也皇々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

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禮記問

晉成帝 名衍明帝子五歲即位太后臨朝王導輔

政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改元者咸和咸康東晉

張說 字道濟洛陽人永泰中策賢良方正第一授

校書郎遷左輔闕累官同平章事後為中書令封

燕國公朝廷大述作出其手相州刺史河北道

觀察使勤恤民隱有惠政萬統譜姓

丹朱 別錄曰丹砂生符陵山谷米無時光色如雲

母可折者良作末名真朱弘景曰即今朱砂也草本

綱目

雄黃 普曰雄黃生山之陽是丹之雄所以名雄黃

也恭曰出石門者名石黃亦是雄黃而通名黃金

石石門者為劣爾惡者名熏黃權曰雄黃金之苗

也時珍曰雄黃入點化黃金用故名黃金石非金

苗也同上

砦石 時珍曰砦義不解許氏說文云砦毒石也西

山經云臯塗之山有白石其名白砦可以毒鼠郭

璞注云鼠食則死蠹食則肥則鼠鄉之意以此同上

圉人 養馬者在左右曰夾儀禮注

乘車道車豪車 鄭氏曰士乘棧車道車朝夕及燕

出入之車豪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賈氏曰

云朝夕者士家朝之暮夕當家私朝之車也儀禮注疏

功布 喪大記云士葬用圉車國音船示專反或二

綉無碑比出宮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

宮而止至壙矣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

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之節度又 義云羽葆功

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

夕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莖

時乘人故有柩車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

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

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者執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謂下阪時也道有仰謂上阪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柅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阪也若柅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邊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邊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也大夫御柅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葬谷殓也商祝免祖執功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

為有所拂妨賈釋云拂妨狁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拂柅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

功布

拂拭謂拂拭去凶邪之炁也

地氤

按本草綱目時珍曰沙氤在水中色赤大不過蟻所謂地氤者疑此物也

郭子莖經

郭璞字景純晉聞喜人也博學高才工

詞賦時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之遊得青囊中昏由是洞知五行卜筮之術占驗甚多撰洞林新林卜韻爾雅注數十篇又注三蒼方言山海經楚辭詩賦數十萬言避地過江元帝重之以為著作郎統萬姓璞注釋爾雅音義圖譜注三蒼方言莖書穆天子傳云列仙傳

乘生氣

愚謂人之死也其魂氣雖散而魄猶存

故及其未甚腐敗葬之于地則可以復其魂氣而有靈擇地之法惟在識乎丘壠之骨岡阜之支高地曰丘高山曰壠大丘曰阜大壠曰岡丘阜之所分壠即岡之所出支即來自大阜降自大岡者也金華胡氏潮曰察乎陰陽之理審乎流峙之形辨順逆究分合別明暗定淺深崇不傷乎急卑不失乎緩折而歸之中若璞之所謂乘生氣者宜於是得之補注

重糝 糝博雅餼也廣韻祭神米會

一抔之土 張釋之傳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師

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前漢書注

蔡季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元定八歲能

詩日記數千百言及長登西上絕頂忍飢啖薺于書無所不讀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韓侂胄禁偽學謫道州卒後賜諡文節所著有律呂新書八陣圖說等書萬姓統譜

預卜藏穴 朱子墓地名龍居後塘與蔡元定所卜

風吹蘿帶形朱子實紀

穀則異室 王風大車詩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

不信有如皦日注穀生穴壙皦白也詩經集傳

地道以右為尊 必以西為客位者以地道尊右故

也儀禮疏

劉夫人 劉氏追封碩人白水州堂先生致勉之

女草堂即韋齋先生所囑以從學者也朱子行狀

一品螭頭云：唐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龜趺降五

品為碣方趺圓首其高四尺事類聚螭如龍無角而

黃或作彪○天祿獸名漢有天祿閣因獸立名○

辟邪獸名西域傳烏代山離國有桃拔一名符拔

似鹿長尾一角者為天鹿兩角者為辟邪音會避

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日

天祿一日辟邪後漢各注○據此則古止用作石獸耳後世因以為碑首之飾也

石人石獸望柱 炙較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

石麟辟邪兒馬之屬人臣墓有石人羊虎柱之類

皆表飾墳隴如生前儀衛風俗通罔象畏虎與栢

故墳上栽栢路前立虎也事物紀原古之葬者棺槨淺

薄往々有猛獸所傷謂猛獸畏麟故為石麟以辟

之後復設辟邪之類後人謂石麟辟邪帝王陵寢

所用改用石羊石虎失其制矣漢書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

者不可生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

帝詔曰令丙箠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

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例以法律為令甲非也漢書

季康子 名肥魯大夫季桓子之子見于左傳

公肩假

公室視豐碑 凡言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禮記古

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者每墓有四

初葬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

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世德政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甚矣尚存故實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鹿盧 轆轤井上汲水木一作輓轤一作攬壚廣韻圓轉木也通作鹿盧會韻

神道碑 古之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生有德政者皆碑之稍改用石因總謂之碑晉宋之世始又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有之其刻文止曰某帝或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墨本也其初由立之於 北之東南也地理家言以東南為神道故以名碑爾按後漢中山簡

王薨詔大為修塚塋開神道注云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是則神道之名在漢已有之也晉宋之後易以碑刻云事物紀原能改齋漫錄葬者墓名稱神道自漢已然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挾神道揚震碑首題大尉楊公神道碑銘為証予按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園侯李信成坐為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為隸臣又霍光傳光薨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幽闕築神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為據蓋不始於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墓碣 按潘尼作潘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高

廣之等則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
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其
為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為故其題有
曰碣銘有曰碣有曰碣頌并序唐文粹載陳子昂
作昭夷子趙氏碣
頌并序皆碣體也文體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曰
碑是也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曰碣正字唐碑碣之制
五品七品以上立碑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
不仕亦立碣推蓬
寤語
墓表 按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
君墓表厥後因之其文体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
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于神道
故又称神道表文体
明并

勒銘鐘鼎 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衛孔悝之鼎銘曰
云、禮記祭
統篇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
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鐘景
公
鐘
國語○魏文賜鍾繇書衛之孔悝晉之魏顛並以
功德勒名鐘鼎事文
類聚
元嘉 宋文帝年號
顏延之 字延年臨沂人文章冠絕當時仕宋官至
太常延之與謝靈運齊名時稱為顏謝石姓
統譜
王球 字倩玉惠從父弟少與惠齊名簡貴不喜交
游武帝受命為諮議參軍文帝時王弘兄弟貴重
朝廷球終日端坐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歷位尚
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與之相

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之卒贈光祿大夫

同上

誅

太祝作六辭六曰誅鄭氏曰謂積累生時德行

以錫之注周禮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卜

國死之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

也禮記檀弓篇

前人有言云

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

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

禮記祭統篇司馬溫

公曰古人有大勲德勒名鐘鼎藏之宗廟其墓則有豐碑以下官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

千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書史足矣何用碑爲徒與人爲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旣不能免依其誌文但可直叙鄉里世家官秩始終而已季扎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自知之耳大溫公論碑誌盖公深疾諛墓而云然嘗思藏誌於壙恐古人亦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遂忘

所在魏公既貴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
祭而開壙各得誌銘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
植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韓氏當時不納誌於
壙則終無自而知矣故藉誌以諛墓固不可若止
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塋歲月而納諸壙觀
韓公之事亦未可廢也

梁溪漫志

公孫夏

齊人

左傳哀十一年

歌虞殯

謂啓殯將虞之歌今謂之挽歌

左傳疏

杜預

字元凱畿孫博學時號杜武庫武帝時為河

南尹荊州都督羊祜舉預自代拜征南將軍以平

吳功封當陽侯嘗作春秋左傳集解

萬姓統譜

挽歌

挽歌者塋家之樂執紼者相和聲也有薤露

蒿里二章漢田橫門人作橫自殺傷之悲歌言人

如薤上露易晞滅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

搜神記

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

叙哀後代相承以為挽歌名薤露蒿里後李延年

分為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庶人

杜氏通典

李延年

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

法腐刑給事狗監女弟得幸於上延年善歌為新

變聲為協律都尉

前漢書傳

晉新禮

晉初以荀顛鄭冲典禮參考今古更其節

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刪集咸百六十五篇

後摯虞傳咸續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漢之決疑

注是其遺文也

通典

摯虞 字仲治京兆人學通博舉賢良武帝詔賢
良會東堂策問虞對畢擢太子舍人以漢末喪亂
譜傳多失乃撰族姓昭穆十卷奏之歷任光祿勳

太常卿統萬姓譜

君子作歌 詩小雅小旻之升四月篇

緋 之生按莊子今本無載

半面之識 曾相識曰半面識各言故事應奉詣彭城相

袁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開扇出半面視奉後

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後漢書注

一日之雅 故舊平常曰雅素會韻

伏免 輿下當橫軸之處亦曰伏免同上

枘鑿 枘刺木端所以入鑿；穿木也宋玉九辨圓

枘而方鑿兮吾固知鉏鋸而難入同上

扎縛 紮纏束也通作扎同上

遠行輦 加以短杠中間除去兩長柱不用兩頭各

施兩短柱中加一長杠，兩頭釘以鉄環貫索於

中以懸方床四隅雖傾側之處棺柩俱平無有高

下欹斜此尤宜於行遠宗

家禮儀節考卷之六

喪禮

虞祭 士虞禮始虞用柔日鄭氏曰葬之日日中虞

欲安之柔日陰取其靜注儀禮朱子曰未葬時奠而

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虞始用祭禮卒哭謂之吉

祭全大

日中而虞 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

再虞三虞皆質明注儀禮

蓬葦 葦門以荆竹織門也蓬戶編蓬為戶也疏禮記

醋 醎也本作酢勺會○按

侑食 宮伯以樂侑食鄭氏曰勸食也注周禮

粢盛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注左傳

祿事 始虞謂之祿事者主欲祿先祖也以與先祖

合為安注儀禮

覆墓宗祝朝夕奠之後有此一節 古禮三日覆墓○按三日覆

墓古未之聞但楚俗行之久矣亦有思慕之情在

焉無害於理從之可也宗

再虞 士虞禮皆如初鄭氏曰丁日葬則巳日再虞

注儀禮

三虞 士虞禮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鄭氏曰當祔於

祖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

其動也同上

卒哭 速葬不可速卒哭○人有家貧或以他故不

待三月而即葬者太速葬宜速虞但卒哭必俟三

月盖虞以安神非可緩者卒哭則節哀變食易寢

處焉不三月則於禮為不及矣宗

井花水 平旦第一汲為井花水本草綱目○玄酒解見于祭禮下

讀祝 朱子曰温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

讀于主人之左盖得禮意全大

祝文 舊禮告祖考今改為顛考者說見後祔祭下

宗

祔 朱子曰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

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

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

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

昭右穆之次一有遽遷則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

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祢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也○高氏曰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遽遷祖妣宜別立室以藏其主待考同祔○胡氏泳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說恐未然先生內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旁此當為據揚氏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為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尚祔於祖妣待父他日三年喪畢遽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高氏父在不可遽遷祖妣之說亦是但別室藏主之說則非也全大愚謂今太廟之制左昭右穆與古制同則告祔當如古禮告祖品官庶人祠堂之制四龕並列一有遽

遷則祧其高祖而曾祖入高祖之故室祖入曾祖之故室祢入祖之故室空其祢之故室以俟新者當從朱子之意告祢為是故禮文改為顯考見卒哭宗

主人以下哭 按此謂繼祖宗子之喪其世嫡當為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禮注云祔于祖廟宜使尊者主之上同

請主就座 若非宗子就家設位以祭祭訖則除之

上同

序立 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主祭其奉迎新主推喪主及喪主婦行之序立之時宗子宗婦分立于

兩階下喪主立宗子之右喪主婦立宗婦之左尊則少前卑則少後禮分三次行宗子行初獻讀祝文喪主行亞獻宗婦行終獻俱不誦祝文中隨宗子所謂宗子若于凶者為尊長則不拜新主還靈座時喪主哭而先行宗子亦哭送之哀盡則止若宗子自為喪主則主婦為亞獻親賓為終獻若喪主與宗子異居則宗子為告于祖就家以紙為位而祭：畢焚之上同

奉主還故處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二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於何處○揚氏復曰司馬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所謂奉主各還故處也大按藍田

呂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過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此說非也主人未除喪以主祔祭于祖廟祭畢復奉還靈座猶存朝夕哭既除喪而後主過于新廟若母喪父在既除喪則祔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待父他日三年喪畢始考妣同過者也補注

醴齊 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齊鄭氏曰醴者休也上下一體滓汁相將也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筭作之周禮注少儀凡齊鄭氏曰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禮記注

小祥 鄭氏曰祥吉也此日以練服為冠服又謂之練祭古者卜日而祭今始用初忌以從簡易初忌

謂親亡之日也有故久不葬者當祭不祭詳見大祥後宗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吊服及忌日之服可也全大

受服 楊氏復曰按古者既虞卒哭有受服練祥禫皆有受服蓋服以表哀；漸殺則服漸輕然受服數更近於文繁今世俗無受服自始死至大祥其哀無變非古也書儀家禮從俗而不泥古所以從簡上同

常事 祝辭之異者言常者甚而祭禮也古文常為

祥注儀禮

大祥 孝子或有事故過期不葬其親者中間練祥日期以尸柩尚存不可行祭除服至葬畢虞祭卒哭祔後始舉練祥一祭然須兩行之不可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則次月祥祭自期以下者皆如制除之猶必收藏其服至葬時服之以送及虞而除宗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凡喪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既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巾服可也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為子而祭也大全

鶩黃 黃檗煎水滌靛水蓋上天工開物

祧 說文過廟也祭法遠廟為祧會自

敬明行事 上告祠堂告祖考當過他廟也此告靈
座告新主當入此廟也注補

祥事 變言祥事亦是常事也注儀禮

埋主 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
主藏于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
說藏于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于墓所全大蓋立
祠堂於始祖之基所以藏始祖之祧主而祭之也
餘主則埋之或問祧主當過何地朱子曰漢唐人
多瘞于兩階之間以其人跡不踏取其潔耳又曰
唐人亦有瘞于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
恐難用耳又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今士庶之
家不敢僭立始祖之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如

伊川說埋於兩階之間而已某家廟中亦如此今
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者但擇潔處理之可也
思之無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
處只得如此又曰古者階間人不甚行今則混雜
亦難埋於此者來只得埋於墓所按朱子所以處
祧主之義曲折備盡今詳載于此欲令後人得以

備考証考

合祭 李繼善問曰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
過祠版匣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弼以為昧
然歸匣恐未為得先生前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
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攷然則今當何
所據耶曰橫渠說三年後裕祭於太廟因其告祭

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為得禮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章而舜斂所疑與熹所疑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祭畢然後遷耳○揚氏復曰家禮祔與過皆祥祭一時之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遷過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神主入于祠堂又按先生與學者書則祔與遷是兩頂事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蓋世次遷遷昭穆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遷行迭遷乎在禮喪三年不祭故橫渠說三年喪畢

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迭遷神主用意宛轉此為得禮而先生從之或者又以大祥除喪而新主未得祔廟為疑竊嘗思之新主所以未遷廟者正為體亡者尊敬祖考之意祖考未有祭告豈敢遷也况禮辨昭穆孫必附祖凡合祭時孫常祔祖今以新主且祔於祖父之廟有何所疑當俟告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合祭畢奉神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于廟故並述其說以俟參考全大按本條下李繼善揚氏復注則上文告遷于祠堂猶未祧未遷但改題神主厥明行事猶未入新廟且祔藏于祖廟待禫祭畢又卜日祫祭然後祧後遷後入也

禫 司馬溫公曰士虞禮中月而禫鄭注云中猶問
禫祭名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按魯人有朝祥
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善也孔子既
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袒弓曰祥
而縞注縞冠素紕也又曰禫徙月樂三年問曰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
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從鄭說今律三年之喪
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朱子曰二十五月
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禫徙月樂之
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宜從厚然未為
當^大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何以二十七個月從
吉周氏曰謂周喪制將死比生所以定二十七個

月如人於子年十二月三日生至丑年正月一日
便是兩歲至十二月三日方是周年便稱所生兒
二歲實數止十三個月為二歲也如人于子年十
二月三日死則丑年正月一日是徑二年也至十
二月三日死之初周是死十三個月為小祥至寅
年正月一日經三歲至十二月三日為大祥實二
十五月服除而猶服兩月者是未盡孝子之義故
服二十七個月也孔子曰喪不過三年此之謂也
宗愚謂禫祭不設次陳服者蓋小祥祭即易練服
大祥祭即易禫服禫祭宜易吉服吉服禮記間傳
所謂禫而織無所不佩是也厥明又卜日始祭迁
主於禮畢矣補注

庶羞 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注周禮

飲酒 問居喪為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朱子曰若

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意但不可至於醉食已

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也

禮中月而禫云：

大祥居復寢云：

鄭氏曰云： 鄭氏曰虞安也或謂虞度其神氣之

返而祭以安之也宗

李晦叔

唐會要 一百卷宋王溥撰經籍志

旁注施於所尊 蓋祖父則寫妻子不必書也補注

並有喪 父喪未滿而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時服

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行事畢即服母喪之服

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大祥則不得服祥服居母

喪遭父喪者亦然服除服而後返遭服者以示前

後之有終也祥吉禮也禮未葬為凶卒哭後始漸

入于吉有殯而不服祥服不忍于凶時行吉禮也

○若父母之喪未除而遭兄弟之喪其同國者雖

總麻之輕亦當往哭成服日制其服而哭之月朔

設位于別室服其服而哭之既畢皆返重服其除

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其服

以終餘日其遠在他國者聞喪時亦於別室哭之

至次日則於朝奠後服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即

昨日別室所哭之位哭之既畢返重服成服月朔

皆與前同餘人以類推之○凡居妻子之喪而遭
兄弟之喪雖總麻之輕者亦吊服而往不以妻子
之服臨之餘人亦以此類推之○父母之喪將行
小祥或大祥之祭適有異居期功總麻之喪則待
殯訖乃祭若同居之喪雖卑賤者亦待葬後乃祭
蓋以吉凶不可相干也宗

曾擇之

改葬總揚氏復曰按通典戴德曰制總麻具而葬
；而除謂子為父妻妾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後者
也其餘親皆吊服魏王肅曰非父母無服無服則
吊服加麻全大

返葬或游或仕千里之外子幼妻悍因葬其地今

有力返葬故鄉不忘本也宗舜禹不返葬劉公原

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舜禹崩巡不返葬禹非不
尊於舜也啓非不孝於父也在乎廟貌魂氣則

無所不之也秦漢以下崇在墓祭違經弃禮遠事
丘墳難以語乎理矣玄鈞

十里長亭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留也蓋行

旅宿會之所館通風俗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六韜

油單

家禮儀節考卷之七

祭禮

時祭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猶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吳徵曰天道四月一小變而為一時一歲有四時故君子之祭取法于天道而為一時一祭也 宗或丁或亥 郊天用辛新也釋奠于夫子用丁文明之方也不用丙丙乃陽干之終丁乃陰干之始也如祭祀用戊戌乃陽土故也禮大祥後卜祭日不丁即云亥取陰干之始陽干之終事死道也

歲事

士祭曰歲事注 儀禮

爵

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

持之也所以飲

器象爵者其鳴節：足、也說文雀豹古今注曰九月雀入水不則多淫佚酒善使人淫佚故一升曰爵所以戒也雅爵制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今郡縣或以木刻雀置杯於背以養酒殊非也闕里誌

鍾 酒器也說文

醬 說文醢也又豉醬又菜菹亦謂之醬字會○按肉醬也則肉曰醢菜曰醬也

麩 說文麥末或作麵同上

柴 大者可折謂之柴小者合束謂之薪薪施炊爨

柴 以給燎禮記

參差 不齊也韻會

葷 爾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與渠慈葱荅葱為

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薑胡荽薤為五葷同上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子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也成玄英疏曰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也錯曰通謂芸薑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而垂輅者志不在于食葷注云葷菜葱韭之屬論語齋必變食周禮膳夫王齋日三舉鄭注云齋必變食也疏云齋必變食故加牲体至三太牢牛羊豕共胡明仲論梁武曰祭祀之齋居必迂坐必變服齋必變食食為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晦菴釋齋必變食亦取莊子而

黃氏亦兼取之朱又謂葷是五辛又曰今致齋有酒非也然禮中有飲不至醉之說何耶 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厨稟造食葷素蘇令辨葷程令辨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為劉者左袒時館中附蘇者令辨葷附程者令辨素予謂不然齋之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間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欲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於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為魚肉徒有是非之辨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茹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設位 高祖考妣位於堂之中東曾祖考妣位於堂之中西祖考妣位於高祖東考妣位於曾祖西俱

考左妣右○按祭圖須祠堂寬敞者可行狹者奉神主出就正寢而祭如未立祠堂者可隨時用紙書高曾祖考并祔位之主就本家正所致祭行礼畢焚之亦不必拘無祠堂而廢奉先之礼有不立主之家宗○繼高祖宗子則祭高祖以下考妣繼曾祖宗子則祭曾祖以下考妣繼祖宗子則祭祖以下考妣繼禰宗子則祭考妣二位而已○按本注設位之次愚未敢以為然蓋神主在四龕中則以西為上先高祖考妣次曾祖考妣次祖考妣次考妣以東西分昭穆也至於大祭祀出主在堂或於正寢唯高祖考在西高祖妣在東南向其餘曾祖考祖考與考皆西旁東向曾祖妣祖妣與妣皆

東旁西向而祔祭神主高祖兄弟則祔于高祖左
右亦南向曾祖考祖考與考兄弟則祔于曾祖考
祖考與考上下皆東向其妣祔于高祖妣左右亦
南向祔則曾祖妣祖妣與妣上下皆西向卑幼男
女祔位則在兩序以上下分昭穆也至於子孫叙
立惟宗子在東宗婦在西北向其餘男在宗子之
右女在宗婦之左皆北向先大伯叔祖次伯叔祖
次伯叔次兄弟在宗子宗婦之前次子姪次執事
在宗子宗婦之後以前後分昭穆也蓋繼高宗子
則為高廟故高祖考妣得居正位繼曾宗子則為
曾廟故曾祖考妣得居正位繼祖宗子則為祖廟
故祖考妣得居正位繼禰宗子則為禰廟故考妣

得居正位非正位者當在側而祔祭者亦世為一
列當祔正位者亦正位當祔側位者亦側位如天
子諸侯太廟祫祭惟太祖東向自如其餘在南北
牖下亦南北向此自然之理也張子曰雖一人數
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廟之數其世次則
復對西方之配也補注

省牲 若用猪羊前期一日午後設香案于堂兩階
間令執事者牽牲于案前主人監牲以盞酒各饒
過宰之○朱子曰大全作高氏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
夫牲用羔士牲特豚猪也庶人無常牲春薦韭以
卯夏薦麥以魚秋薦黍以豚冬薦稻以雁取其物
之相宜凡庶醢不踰牲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為羞

也今人鮮用牲惟設庶饁而已宗

飭置食也唐書飭坐梨韓文南山詩看挾分飭饁

會句

參神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為得之蓋既奉主於其位則不可虛視其主而必拜而肅之故參神宜居於前至灌則又所以為將獻而親享其神之始也故降神宜居於後然始祖先祖之祭只設虛位而無主則又當先降而後參亦不容以是為拘也大

亞獻朱子曰祭礼主人作初獻未有主婦則弟得為亞獻弟婦為終獻○揚氏復曰按亞獻如初儀

潮州所刊家禮云惟不祭酒于茅潮本所云不祭酒于茅是乎曰所謂祭酒于茅者為神祭也古者飲食必祭及祭祖考祭外神亦為神祭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尸尸祭酒而右啐酒卒爵主婦亞獻尸尸祭酒而右卒爵賓長三獻尸尸祭酒而右卒爵士虞特牲亦然凡三獻尸皆祭酒為神祭也鄉射大射獲者獻侯先右箇次中次左箇皆祭酒為侯祭也以此觀之三獻皆當祭酒于茅潮本蓋或者以意改之故與他本不同失之矣同上

飲福受胙劉氏璋曰韓魏公家祭云凡祭飲福受胙之禮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命親屬長幼分飲食之可也大宋朝會要云乾德元年十二月

以南郊禮畢大宴於廣德殿自後凡大禮畢皆設
宴如此例曰飲福宴紀事物原

嘏辭 受福曰嘏：長也大也尸授之以長大之福

也柔猶傳也來讀曰釐：賜也勿猶無也替廢也

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此也注儀禮善其事曰工

注詩經為尸致福于主人之辭也注補

告利成 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也成畢也注詩經

祭神儀注

餼 朱子曰夫祭有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

是故古人有言曰善終者始餼之禮是也○刘

彛曰祭畢而餼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餼之禮

者慎始慎終也○揚氏復曰司馬公書儀曰禮祭

祀既畢兄弟及賓迭相獻酬有無筭爵所以因其

接會使之交恩定優勸之今亦取此儀宗

称家之有無 王氏曰薦享之味貴乎新潔称家有

無太豐則近乎僭侈太儉則近乎迫隘皆君子所

不取惟豐儉適中可以常守禮有力則或一羊或

一豕前期一日宰之如儀致祭則力則庶羞否則

市肆售之亦可人之貧富不同富者易為貧者難

辨若必拘牲牢品物亦因此廢孝祀之禮甚不可

也切不可厚自奉而薄其祖考戒之戒之宗

初祖設位 設於墓所以義推之只恐當設初祖考

一位而已而妣不在其内世遠在所略也祭先祖

亦然注補

釜 鬲說文鍳屬或作釜古史考黃帝始作釜

足曰錡無足曰釜詩經註

鼎 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器也說文鼎絕大謂之象圓

弁上謂之嘉附耳在外謂之鈇空足謂之鬲舉鼎

具謂之鉉雅

扞 博古圖周有委姜扞形圓而銳其底非執不能

定兩耳各長二寸二分容二斗五升漢有挈扞形

如鑿純素無紋連貫以提梁便于持挈容六升皆

銅為之正字通○扞家禮宗盛羹飯之器木浴器

文飯器也方言宋楚之間或謂之盂乃盂之類

耳當從宗作孟為是○又按公羊傳宣十二年扞

毛血為一盤 國語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

以獻具為齋也 韋氏注云接誠於神也拔毛取

血獻其備物也齋潔也補注

蒿 說文萩蕭也蕭艾蒿也陸璣曰今人謂之萩蒿

或云牛尾蒿似白蒿有香故祭祀以脂藝之許慎

以為艾蒿非也又爨祭曰蒿惣名也蕭蒿香者也

正字通

胖 說文半體肉周禮注禮家以胖為半體胖之為

言片也析肉意會

就位 按家衆叙立之儀在小宗家之祭四親廟則

男在主人之右女在主婦之左世為一列前為昭

而後為穆也在大宗家之祭始先祖則一世居左

二世居右三世居左四世居右左為昭而右為穆

也而女不在內者蓋祭四親席則四親之子孫皆
在世近屬親男女會於一堂自不為嫌若祭始祖
先祖則自始祖先祖以下子孫皆在世遠屬疎又
人數衆多故女不得在內列者莫非自然之理也

注補 涪 切乞及 肉汁也 會

大羹鉶羹 本注肉涪不和者即大羹肉涪以菜者

即鉶羹 注補鄭司農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塩

菜矣賈氏曰大羹肉涪盛於登謂大古之羹不調

以塩菜五味鉶羹者皆是陪鼎腍臠牛用藿羊

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

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也 周禮注疏○按會
鉶和羹器史記堯

舜啜土鉶 大羹涪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

以敬尸也 注儀禮

徹餼 祭畢而餼設大席于堂東西二向東向為昭

西向為穆世為一席各以齒而坐所以會宗族而

篤恩義也 注補

先祖 大宗之家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

家高祖親盡所謂先祖也 上一峰羅氏曰初祖之

祭古未有自程子為禮以義起者也朱子廢焉以

擬於禘也為義而起者重本也厚天下之大經也

為疑而廢者明分也正天下之大法也二子之意

並行而不相悖也記云禮從宜宜者何從程子也

今夫塵井之氓始為宮室者祀之始為稼穡者祀

之始為飲食者祀之凡有功於生民者皆祀之不忘其始也况吾之身之所始乎又曰初祖而下高祖而上簡其有功德古所謂鄉先生者配之群祖則祭於墓而已高祖而下則各祭於小宗之家○義門鄭氏以始遷祖初生之辰遷神主行一獻禮今之家以有功德之祖嫡長子孫百世祀之似亦可行注新增

禩 父廟曰禩禩近也宗朱子曰某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舊祭祿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全大

忌日 忌日親之死日也○如父之忌日止設父一

位母之忌日止設母一位祖以上及旁親之忌日皆倣此宗或有問於張橫渠曰忌日有薦可乎曰在古則無之今時有之於人情自亦不害宗

變服 問忌日何服朱子曰某只着白絹涼衫黻巾問黻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黻巾之制曰如帕腹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幘頭然○楊氏復曰先生毋夫人忌日着黻黑布衫其中亦然問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全大有官用烏紗帽墨角帶素衣白靴無官者頭巾素衣履旁親及餘皆宗華飾之服

祝文 若妻忌則祝文云維年月日夫具官某茲以亡妻孺人某氏忌日之臨不勝悲悼特以清酌庶

羞祭于正寢矣其不昧來格我誠尚饗若父在則云夫某遵奉父命以亡妻忌日之臨云、行禮使子孫哭拜○祭卑幼可以類推○若高曾祖忌日則不哭新增注

不飲酒不食肉

此所以不餒也

生忌

家禮宗新增注并有生忌一條

伏觀國朝須降胡秉中祀先

圖凡例有生日之祭當以此為據蓋親存生辰既有慶禮歿遇此日能不感慕如死忌之祭祭之可也○儀節並同祭禰但告辭云今以其親某官府君或孺人降生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云、餘並同○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子某或曾孫玄孫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歲序迁

易生辰復臨

有慶歿寧敢○後並同忌祭之

儀宗

義門鄭氏祭始祖用生日○祝文云歲月推

遷生辰復遇存既有慶設豈敢忘追遠感時昊天罔極謹以清酌庶羞恭伸追慕敬奉頭妣孺人某氏配尚饗妣同新增注○馮氏日考妣生日也

墓祭

開元禮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

墓以時祭祀唐禮每新改命釋褐結綬皆往墓見開元二十二年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者何以表其孝思宜許上墓編入五禮按漢官儀日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墓側漢因不改四時上飯後漢光武紀云建武十年八月幸長安有事十一陵蓋躬祭於墓也

昂今上墳拜掃蓋起於此明帝紀永平元年正月
帝率公卿朝原陵如元會儀劉昭補注後漢禮儀
志亦有上陵儀謝朓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
原陵蔡邕曰明帝至孝光武即世帝嗣位群臣朝
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率百僚就原陵創焉
然則上墳之禮疑自是以來民間視上所行因習
以為俗也事物紀元伊川曰嘉禮不野合故生不野合
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
廢禮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家人為墓祭
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南軒曰墓祭非古也
然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則
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

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
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
精神而示享之者非体魄之謂其為義亦精矣補注
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為不可然先正皆言墓
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
今人時節隨俗宴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
嘗用之今子孫不慶此而能恣然於祖宗乎○劉
氏璋曰夫人死之後葬形於原野之中與世隔絕
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交移之際益用
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今寒食上墓
之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寢以成俗上自萬乘
有上陵之禮下達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路士

女遍滿皂隸庸丐之徒皆得登父母丘隴焉醫夏
畦之鬼無不蒙子孫追養凡祭祀品味亦稱人家
貧富不貴豐腆貴在修潔罄極誠慤而已事亡如
事存祭祀之時此心致敬常在乎祖宗而祖宗洋
；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誠而歆我之祀乎大吳文
正公曰墓焉而躰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
以孝其親者兩端而已葬之後迎精而返於家蓋
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謹求之而如或見其
存方其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五祭而不為數唯
恐其未癸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四祭而
不敢疏唯恐其或散也家有廟、有主野有墓、
有塚禮之宜也 宗

三月上旬

俗用寒食或清明及十月朔日祭墓

新

注

三月上旬擇吉或就用寒食日亦可○守墳者

及地主

一作墳

各以

一有祭字

物須賜

宗

劉氏璋曰若拜

掃非寒食則先期卜日或有憑依不卜日耳今或

羈官寓於他邦不及此時拜掃松楸則寒食在家

亦可祠祭

大

遂祭右土

或問祠右土如何不在墓祭之前日今

為吾親來薦歲事專誠在墓土神自宜後祭蓋有

吾親方有是神也○按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

者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也又曰王者自親祭社者

何以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生也

尊重之故自祭也禮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大

社自立其社曰王社大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祖宗之体魄藏於山林固當祀其主以報之至於祖宗之神棲於廟祔亦必有主之者而獨不知所以報之可乎四時之祀土地亦為吾祖宗報功焉爾豈比於諂耶宗

蘋藻雖微 苟有明信蘋蘩藇藻之菜筐筥錡釜之

器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左傳隱三年

祀竈 竈五祀之一也夏所祀也○按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竈白虎通云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月主長養萬物故祭之國朝乃令庶人於歲暮祀竈者何也蓋古有五祀獨大夫以上得祭之故必順時以祭于夏也今庶人惟許祭竈必俟成

功而報之故於歲暮祭之也然則布席陳饌于厨所為宜蔡邕曰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于門奧面東設主于竈也○何燕泉曰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炊也祭竈以祭先炊也今俗祭竈必辟婦女不知何故范至能祭竈祠男兒獻爵女兒避蓋昔人已如此鄭玄曰竈神祝融是老婦按祝融主火化莫大於祀祝融為竈神則宜胡有老嫗之謂宗

五祀 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雷孟秋祀門孟冬祀行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

名室為雷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外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禮記曲禮大夫祭五祀○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陳氏曰左傳家語以為重諛脩熙勾龍之五官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雷○祭法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秦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陳氏曰五祀之文散見經傳者非一此言七祀五祀三祀一祀之說殊為可疑曲禮注言殷禮王制注謂有地之大夫皆未可詳禮記集說

淫祀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 一 無福禮記

附于卷末

何休 字邵公任城樊人質朴啞口而雅有心思精

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

梁廢疾除北新城長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

往勸講儒化大行萬姓統譜

楚語云 觀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

祀諸侯舍音捨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國語

忌日必哀 忌日必哀又曰不樂今或其日匿訃不

聞哀停喪不成服不面親戚不留尺題抑有前一

日晚便絕賓客未知出於何典也代說云前輩人

忌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齋閣飯

不葷

晨受親戚慰

早見不唯別異外暮當賓

朕弱

不必黃昏客遠者回也

其昼也尺頸留而不復親戚來

而不拒言不近娛志不離戚斯可謂中禮矣若乃

送客挾彈訪人辭酒立時之輩攝祭之流固無足

言者至如子就三日之不浪叔治七歲之至性豈

唯不樂必哀所可折制耶

或聞近代有日焚紙錢既非典禮所載余未

資暇錄

臭陰臭陽

司馬溫公曰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

故灌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

墻屋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于士民之家

故但焚香酌酒以代之大

古無今世之香 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中國無

今沈腦等香宗廟燭蕭灌獻尚鬱食品貴椒至荀

卿氏方言椒蘭漢雖已得南粵其尚臭之極者椒

房郎官以雞舌奏事而已較之沈腦其等級之甚

下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

香爐頗疑已有今香然劉向銘博山爐亦止曰中

有蘭錡青火朱煙玉臺新詠說博山爐亦曰朱火

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二

文所賦皆焚蘭蕙而非沈腦是漢雖通南越亦未

見越香也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熱嬰香等品多

名異然疑後人為之漢武奉仙窮極宮室帷帳器

用之麗漢史備記不遺若曾瓶有古來未有之香

安得不記 演繁露述異記海南有香木土人資之

以為衣食有香市及採香戶蓋舊百越之地考証
蘭芷蕭艾芷蕭通香中也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卿大夫

以菹蘭士以蕭庶人以艾廣雅

明水 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禮記郊特牲篇司烜

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

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氏曰夫遂陽燧也鑿

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

陰陽之潔氣也明燭饌陳明水以為玄酒賈氏曰

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

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玄酒者對則異散

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堂亦謂明水

為玄酒也周禮注疏

膾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

為軒禮記少儀篇說文細切肉也論語膾不厭細又肉

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會自

炙 說文一炮肉也詩注炕火曰炙孔疏云炕舉也

以物貫之舉於火上以炙之同上

羹 說文五味和醬也釋名汪也汁汪即也廣韻羹

謂之滷又肉謂之羹同上

醢 禮記左醢右截注骨体曰醢切肉曰截同上

軒 切肉加藿葉也禮記內則注細切為膾大切為

軒謂藿葉切之同上

脯 說文乾肉也禮記牛脩鹿脯周禮腊人注薄折

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禮記曲禮脯脩注脯

訓始始作即成脩亦脯訓治脩治乃成釋名云搏也乾燎相搏着也上同

醢

說文肉醬周禮醢人注肉汁用肉作醢多汁其

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為名詩醢醢以薦注

毛日以肉疏云凡作醢者必先膊乾其肉莖之雜

以梁麵及塩漬以美酒塗置甑中百日即成上同

薄餅

捲煎餅與薄餅同餡用猪肉二斤猪脂一斤

或雞肉亦可大槩如饅頭餡須多用葱白或笋乾

之類裝在餅內捲作一條兩頭以麵糊粘住浮油

煎令紅焦色或只燻熟五辣醋供素餡同法遵生八牋

油餅

肉油餅方白麵一斤熟油一兩羊猪脂各一

兩切如小豆大酒二盞與麵攪和分作十劑捍開

裹精肉入爐內燻熟又素油餅方白麵一斤真麻

油一兩攪和成劑隨意加沙糖餡印脫花樣炉內

炕熟同上

棗糕

寒食以麵為蒸餅樣團棗蒸之名曰棗一 苑藝

黃雌

餽餽

東晉餅賦朝事之邊莫麥為麵則麵之名自

此而出也魏世食湯餅晉以來有不托之魏意不

托之作綠湯餅而務簡矣今訛為餽餽亦直曰麵

也紀事物原歸田錄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世俗謂之

餽餽青箱雜記湯餅温麵也凡以麵為食煮之皆

謂之湯餅各言不托言舊未有刀機之時皆掌托

烹之刀機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餽餽每之且

甚資暇錄

饗饈 周禮籩人之實糗餌粉饗鄭康成曰二物皆

粉稻黍米所為合蒸曰餌餅之曰饗蓋餌即饈也

玉烛寶典云秋食餌者其時黍稷並收因以粘米

佳味融類嘗新遂成積習禮月令有嘗新之事疑

周制也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

內時九月九日食餌令人長壽故今人以為俗方

言曰餌饈或謂之饗統事始引干宝注曰糗餌者

或屑而蒸之以棗豆之味同食事物紀原

團 天寶宮中端午造粉團角黍貯盤中以小角弓

射之中者得食都中盛行此戲開天遺事

粽 一名角黍風土記曰仲夏端午端初也以菰葉

裹粘米以栗棗灰汁煮之令熟節日啖取陰陽尚

包裹之象一日因屈原也齊諧記曰今世人五月

五日作粽汨羅之遺風也異苑曰粽屈原姊所作

餈事物紀原 徐盈切又陽韻餈

之餈餈或云滑餈九餈謂之餈會元日食膠牙錫

取膠固之義荆楚歲時記

孟氏家祭儀 陳氏曰唐侍御史平昌孟詵撰曰正

祭節祠薦新義例九文獻通考卷

籩豆 籩說文竹豆也面徑尺柄尺其實容四升○

豆說文古食肉器也周禮旋人為簋實一轂崇尺

厚半寸豆實三而成轂又一豆酒當一升一豆肉

一豆酒中人之食又四升曰豆周禮醢人注實容
四升詩于豆于登注毛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
醢登大羹也或作桓亦作筮會句

簠簋 簠說文黍稷圜器也周禮注方簠圓簋疏云
內圓外方受斗二升曰簠內方外圓曰簋詩有饁
簠殮注毛云殮熟食謂黍稷孔疏云簠盛黍稷簋
盛稻粱○簠說文黍稷方器也徐曰目皮逼切米
粒也考工記旄人為簠受斗二升同上

從宜 洪武元年有司請製太廟祭器上曰今之不
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
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
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

儀餘冬序錄

晁氏 晁說之字以道文元公玄孫少日激昂刻意
慕司馬文正為人自號景迂登進士年未三十
蘓子瞻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又薦公於朝以
為自得之學不踐陳迹元符中 黨籍放斥不許
入國門後終於徽猷閣待制公博極群書通六經
尤精於易傳所著有客語等畧行於世統萬姓譜
紙錢 今楮鏹也唐書王璵傳云玄宗時璵為祠祭
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讓駭大抵類巫覡漢以
來墓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
至是璵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

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耳今巫家
有焚奏禳謝之事亦自此也注云漢葬者昏寓錢於塘中為死者之用至唐王璵乃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於喪祭焚紙錢以代之也
殷長史事物紀原○事林廣記考論寓錢之始云云按此則里俗以紙寓錢璵始用之非舛于璵矣
朱文公曰紙錢起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玄宗惑于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者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衣冠紙錢有何間別近世戴氏鼠璞云、是說雖異亦有文公紙衣冠何別

之 呂南公有錢 公不燒楮鏹頌有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多則假之以請禳禱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大抵深惡夫寓錢以徼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證載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為錢以代束帛至唐盛行其事云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剪紙為之此足以補事林廣記之未及愛日齋叢抄○按鼠璞所云與晁氏同故畧而不載
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峰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

何所據依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窓百記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為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沈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殽列冥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盖嘗原其本初恐瘞錢為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汭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峰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為通儀

就日錄元耐得翁

殷長史 殷浩陳郡人字深源羨子識度清遠三府

辟皆不就謝尚輩嘗伺其出處以

徵為揚州刺史陳讓至五月始受命仕至中軍將

軍統萬姓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注按庾亮僚屬名及

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世說新語補

王璵 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玄宗擢太常博士

侍御史為祠祭使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

見寵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

曰簡懷唐本傳

禘 禘祭也周禮五歲一禘者祭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審諦昭穆而配於太祖禘異於祫

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各

就其廟祭此其異也樂書注禘以諦昭穆之尊卑必於四月以陽上陰下有尊卑之義禘以群祖必於十月以萬物滯根有合本之義○禘大合祭先祖親疎遠近也周禮三歲一禘公羊傳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禮記三歲一禘五歲一禘以四月禘以十月冬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謂之殷祭

說文

墨衰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子墨衰經杜氏曰

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林

氏曰墨深其衰而加經

左傳僖三十三年

杜預之說

傳凡君薨卒哭而耐而作主特祀於

主烝嘗禘於廟杜氏曰既葬及虞則免喪故曰卒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耐之於祖尸柩既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鬼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

於吉

左傳僖三十三年

祝文

當在注

疾病祀竈祝文

神之為德尊居五

祀家之休戚實所關繫茲以某親百乖調理匪叩神明曷蠲灾戾蘋藻至微敢將誠意端丐鑒歆俯垂佑庇化難迎恩調元順氣早拜安痊詎忘恩賜謹告○疾病叩宗先祝文 茲惟某親近沾某病

藥石無功深懷憂惕仰叩宗先俯伸寸臆薄祭具
陳乞垂鑒庇端賴恩扶俸臻康泰灾戾消除壽年
增益果副懇祈感戴無極謹告○病安酌謝宗祖
文 曩因沾病懇叩宗先果蒙庇佑幸獲安痊銘
心鐫骨感念拳：洎茲吉日奉祭惟虔特酌盟於
既往乃徼福於來茲伏惟歆鑒誕敷深恩迎祥聚
慶益壽延年謹告 宗

家禮儀節考卷之八

雜儀

分之以職 倉穀藏也廩米藏也廐養馬之閑也庫
貯物之舍也庖宰殺之所厨烹飪之所舍業別野
別業也樹果木曰園或曰舍邸舍

所幹 能事也易幹父之蠱

韻會

咨稟 咨請問也稟白也

小學章句

家人有嚴君 家人彖傳○朱子曰所尊嚴之君長

也

周易本義

俸祿 徐氏元瑞曰錢帛曰俸米粟曰祿

考証

佩悅菡蘭 吳氏曰佩如佩用之佩悅：巾也菡蘭

皆香草也

小學章句

請其故句賜而後與之 故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

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

後取以與之也禮記集說

賈誼 洛陽人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之召為博士

時年二十餘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

興禮樂絳灌等毀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帝後思誼

召見宣室因問鬼神事至夜半帝不覺前席拜梁

王太傅上治安策萬姓統譜

借父耜鉏云 師古曰耜摩田器也言以耜及耜

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張晏曰諱責讓

也漢各本傳注古少康作箕帚說文○按禮凡為長者

箕歛取糞穢者帚鬣也皆物之至輕者甚言其俗

之偷也考証○耜鉏見五卷注

天欲明 按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下皆云雞初

鳴未冠笄者昧爽而朝注後成人也此子婦至天

欲明而起昧爽而省問與禮意不同豈雞初鳴太

早恐其難行歟○馬永卿問內則雞鳴而起適父

母之所不亦太早乎元城先生正色曰禮事父與

君一体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

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可

為勞蓋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

已而已焉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

某聞其言至今愧之考証

萬福 萬福問親夜來平安之意古人於書疏多用

萬福字韓愈答孟簡書亦然即保安之辭而所
祝之意也上同

不安筓 謂有疾不能脩其起居飲食之筓也禮記集說

晨省 省問其安否何如也禮記注

藥物 此非必有疾而然盖平時奉養之際察親氣

力之何如虛則補之乏則益之使不至於成疾也

考証

揆數 朱子曰點揆數過也上同

點心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晡前小食為點心

唐史鄭倬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

其弟曰治粧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則此語

唐時已然輟錄 按韻書白地小黑曰點：心謂暫

食少味以点空心點與煎茶點水点點同考証

在中饋 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自吉程子曰婦

人居中而主饋故曰中饋周易程傳

酒食是議 小雅斯干篇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毋

父母貽罹朱子曰儀善也罹憂也女子以順為正

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

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詩經集傳

刀匕 杜蕢曰蕢也宰夫也刀匕是供禮記祖

安置 猶言安穩廣韻云置安置也置字亦有安義

盖欲親安穩過夜之意考証

昏定 定安其床禮記注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

安置盖互文耳且按丘氏儀節出入必告下注男

子唱喏婦人立拜是婦人無唱喏之禮柳西厓曰
某少時赴燕京親質於中原人以為作揖之時口
道萬福安置故謂之唱喏又看誰言其作揖而聲
者謂之啞揖是萬福安置在唱喏中也考証
籍記而佩之 籍簿也佩謂服於身小孝句說
出告反面 揚氏復曰告工毒反告與面同反言面
者從外來宜知顏之顏色安否為人親者無一念
而忘其子故有倚閭倚門之望為人子者無一念
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礼生則出告反面沒
則告行飲至事亡若事存也全大
書院 開元十二年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
書或侍講以張說為書院使唐士大夫家私建垣

屋於宅側教子弟其間謂之書院如五代時竇諫
議禹鈞嘗於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
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
者聽其自至故其疑服弟字子見聞益博又如富韓公之父
謂呂文穆公曰某兒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
太祝是也考証
不繇東階 東階作階也皆避尊者同上
藥餌 徐氏曰攻疾之物曰藥可以服食曰餌
顏氏家訓 顏之推字休協之子博識才辨嘗待詔
文林館迂散騎侍郎齊亡入周為御史上士開皇
中召為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
家訓二十篇並傳于世萬姓統譜

子放婦出放逐其子出棄其婦

禮記集說

鈴下蒼頭都督閣内置鈴架以警防不虞

通鑿綱目集覽

漢謂奴為蒼頭者服純黑以別於良人也

前漢各注

下蓋懸鈴以代傳呼如翰苑之為者晉羊祜傳鈴

閣之下侍衛十餘人揚方傳初為郡鈴下威儀鈴

下蒼頭蓋小豎通內外之令者

考証

凡拜數按程子曰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

者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蓋經宿以上則再拜者

卑幼見尊長之禮然也五宿以上四拜者加問安

一節正至六拜者比朔望加賀一節朔望四拜者

特以旦望故比平時加再拜

同上

扶謂搗策少俛首接之日扶搗策二字不見他書

亦恐是俗語謂以手拘執而扶策以起不敢安然

受拜而辭之之義○涑水記聞種放以處士召見

特恩驕倨王嗣宗知長安放至通判以下群謁放

少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姪出拜嗣

宗口口坐受之放怒嗣宗日向者通判以下拜君

君扶之而已按此則跪而扶之者跪而少俛垂手

接之蓋不敢受拜而半答之也

同博雅搗拘也集韻

韻手搗也策者束勒行者扶持使進也

會韻

古有胎教古者胎教之道王右腹之七月而就宴

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太卜

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

月若王右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

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升不敢煎調而
日不敢以侍王太子大戴禮○賈誼新古者婦人
各同升作半 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
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
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列女傳 列女 婦人妊身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食當
避其異常味不欲令見熊羆虎豹御及射鳥射雉
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
聽誦詩書諷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
子必賢明端正壽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故古者
婦人妊娠必慎所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矣
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見兔令兒唇缺又不

可啖生薑令兒多指博物志

孔子曰云：大戴禮保傳篇又見賈誼疏中但大

常之為

嬰孩 人始生日嬰、胸前也投之胸前乳養故曰

嬰名釋 孩小兒笑聲也說文

杜漸 防微杜漸唐各兵志 杜塞也事之由來曰漸証考

孺子 說文乳子也程氏曰親慕之意小兒親慕父

母謂之孺子書孺子幼少之稱韻會

列女傳 十五卷漢劉向撰曹大家注經籍志

女戒 一卷曹大家作同上

曹大家 漢書注家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

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

節行法度凡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踰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右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古今列女傳

外傳禮記外傳教學之師也

婉婉聽從婉謂言語柔順婉謂容貌柔順聽謂有所愛從謂無所違此皆教以女德也小字

女工之大者蚕桑養蚕以桑故曰蚕桑織爾雅經緯相成曰織績詩詁緝麻也裁說文制衣也縫說文以鍼紩衣也纂顏師古曰赤組也說文似組而

漢書所謂錦繡纂組害女工是也考証

僕妾給事者男曰僕女曰妾又男女之通稱文說

紉縫以線貫針曰紉彙字

骨肉謂兄弟也文選六稱至親為骨肉者言其休戚相關如骨肉之不雜也品字

柳開開字仲塗大名人父名義翰仕周世宗官至監察御史開仕宋太宗官至郡守萬姓統譜

及日猶言終日小字

五不取真氏曰孔子五不取即擇婦之法也婦人深居閨闈美不外著賢否未易知亦觀其家如此

尔同上

真氏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

慶元中第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
諡文忠德秀之學以朱文公為宗所著有大學衍
義讀各記文章正宗統萬姓譜

七去三不去

以上三節並大戴禮本會篇文

古者女有七去今謂

之七出議者謂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出
之太過宜改為五出王忠文七出議辨之詳矣近
見陳聲伯兩山墨談又云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
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在律惡疾
無子之列於去疑非聖人之意愚以為此正聖人
之意也夫娶妻本為繼嗣也女子以順為正世之
女子忌刺已多既無子又不容其夫置妾以致絕
人之嗣者徃々而是故聖人立法首言不順父母

而即繼之以無子使女子知其不執婦道與無子
者禮所當去者也庶不敢縱其惡耳若雖無子而
能和順逮下是為賢婦也豈一概去之乎夫婦雖
五倫之一然亦以義合者也義合則為夫婦矣義
絕則不為夫婦矣孔門三世出妻不以為異後世
溺於房室之愛而士大夫又耻於出妻養成婦性
之惡有終身受制於妻而不得行其志者聖人制
禮正所以扶植細常也安得謂之過乎至於惡疾
雖出於不幸然不可以供粢盛共枕席則去之亦
禮也然聖人止言女之所宜去者有是七者若有
三不去則又當斟酌而行之矣惜陰錄

張公藝

唐書孝友傳

旌表門閭

麟德 唐高宗年號

高宗 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

改元者十四 唐書

封泰山 封謂封土為壇以祭也泰山山名 小字白話

國語云 趙文子趙武也欒武子栾書也中行宣

子荀 也范文子范燮也卻駒伯卻錡也韓獻子

韓厥也知武子荀瑩也 國語晉語注皆晉大夫

委積蓋藏 委積藏去聲蓋如字又入聲 委積牢米薪芻之總名

周禮注少曰委多曰積藏蓄物也月令謹蓋藏 全句

魯師春姜

報反而行

王吉 字子陽皋虞人舉賢良為昌邑中尉雖不尊

道亦加敬禮及王即帝位以淫亂廢昌邑群臣皆

誅獨吉以忠直數諫正得免官至諫議大夫謝病

歸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

取舍同也 統萬姓譜

匡衡 字稚圭東海萊人累官至太子少傅朝廷有

政議輒引經以對言多法義數上書陳便宜後拜

相封樂鄉侯 同上

胡安定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仕為蘓湖二州教授

立經義治事二齋倡明體適用之學出其門者皆

循雅飾後居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世稱

安定先生自河汾以後立師道成人才者必以瑗

為首稱焉 同上

孀婦 娶女廣韻寡婦也 會

袁氏 袁氏世範三卷陳氏曰樂清令三衢袁未君

載撰 文獻通考○本文所引教條並世範中語宋蓋宋人也

門閥 漢書伐閥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閥經歷也

今人以家世門戶為閥閥誤矣 會

仳離 王風中谷有推詩有女仳離注仳別也 詩經注

鬻鬣 鬻童子垂髮亂毀齒也 會

夫妻反目 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

正室也 易小畜九三

顏丁 魯人 禮記注

少連太連 梁書載扶桑國人親喪七日不食祖父

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姊妹三日不食嗣王立

三年不親國事孔子不云乎少連太連善居喪東

夷之子也 餘冬序錄○按本朝上世之時有少連氏太連氏實主國喪云

呂氏鄉約 呂大鈞大忠弟中乙科登官知三原縣

後為鄜延轉運司從事大鈞初學于橫渠後又卒

業於二程平生以聖門事業為已任所著有四書

注及鄉約 萬姓統譜○按呂氏兄弟四人

央托 以言託人曰訣一作映俗作央 雅通

名紙名帖 釋名曰書名字於奏上曰刺後漢祢衡

初遊許下懷一刺既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蓋

今名紙之刺也則名刺之始起於漢制也○事始

曰漢初未有紙書名於刺削木竹為之後代稍用

名刺唐武宗時李德裕貴盛百官以舊刺禮輕至是留具銜候起居之狀至今貴賤通用謂之門狀稍貴禮隔者如公狀體為大狀事物紀原

堂上官

邸舍 說文屬國舍也徐曰諸侯來朝所舍曰邸今人謂逆旅為邸韻會

附錄

妣 經傳中無妣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明道雜志

姨 母之姊妹曰姨句云○即從母也姨夫者從母其夫亦謂為大姨夫小姨夫故呼從母為姨母者蓋加母字以別於妻之姊妹也

辭 賦之文貴婉麗辭以寄情深而語緩古今按

儀禮士冠禮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之

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然近

世多尚字說而女子笄亦得稱字故宋人有女子

名辭其實亦字說也文弁

劉屏山 劉子翬字彥冲鞫次子痛憤父死廬墓三

年執喪致羸疾服除授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事

辭歸武夷山妻死不再娶事母兄盡孝友講學不

倦學者多從之游號屏山先生

萬統譜姓

冠而欽名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禮記郊特牲篇

曾氏顏氏

有若無泰伯篇如愚為政篇

無伐公冶長篇陋巷

雍也篇

一貫里仁為學而三省

指南

謝人指教曰仰荷指南

類各纂要

先吏部

即韋齋朱子名松曾為吏部員外郎詳見于後迂墓記

彪炳

駛疾也

韻會

純亦不已

中庸第二十六章

虞米

虞集之兄見于元史虞集傳中無他事跡

虞集

汲子隨父居臨川天性孝友弘才博學累迁

金章閣學士日取經史中切心德治道者陳進經

筵凡羨顧問必隨事規陳而一時大典冊咸出其

手其論薦大才必先器識平生為文萬篇有道園

學古錄行世卒贈仁壽公諡

靖統萬譜姓

著雍困敦相月六奠

歲在戊日著雍在子曰困敦

七月為相爾雅奠筭瑞草堯時有之每月朔日生一

筭望後日落一筭堯觀之以知晦朔故又名曆筭

字彙

卬突 卬東髮兒詩總角卬兮毛傳卬幼稚也突出

兒會句

孰米孰受 君子日甘受和白受米忠信之人可以

學禮禮記禮器篇

孰集孰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

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孟子公孫丑上篇

自誠而明 中庸第二十一章

相門有嗣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史記孟嘗君傳

說 按字書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已意述之

也此外又有名說字說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文體

并明

劉瑾

懷甫 瑾美玉楚辭懷瑾握瑜會句

魏恪

商頌 詩商頌之什那篇

啓 啓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有

古體有俗體明文併

非偶 齊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辞曰人各有耦

齊大非吾耦也左傳桓六年

摠衣問政

察院 唐憲府故事侍御殿中監察呼三院故今亦

斥殿中日殿院監察曰察院自唐室始也事物紀原

宣教 宋從八品宣教郎宣義郎文獻通考

覆瓿之傳 揚雄著太玄劉歆觀之曰吾恐後人用

覆醬瓿也前漢各本傳

疏 疏之為言布也疏用散文秦漢以來皆用於親

知往來問答之間而書啓狀疏亦以進御明文併

荼毒 如荼之苦如毒之螫各經集傳

饘粥 饘糜也又作飢饘相弓注疏云厚日饘希日

術會韻

五内康熙字典五中也魏志王浚傳注聞命驚愕五内失守

哽塞會韻

哽塞不下喉也會韻 哽食不下喉也會韻

克襄大事 堊定公雨不克襄事礼也襄成也○左傳定十五年

縲然縲縲同家語縲：如喪家之狗蓋謂其狀如有所拘繫者也

鄉貫 本貫鄉籍也

諛墓 劉義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

唐書本傳

士李口耳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

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揚子法言

佻儇 佻爾雅偷也注謂苟且儇荀子注輕薄巧慧

也會韻

紹興 宋高宗年號

壺彛 壺爾雅宮中術注閤門道會韻

湯沐之封 齊王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史記

呂右謂以其賦稅供其湯沐之具按王制諸侯將

本紀謂以其賦稅供其湯沐之具獨天子皆有湯沐之邑則不矣

紹聖 宋哲宗年號

政和 宋徽宗年號

龜山楊氏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潛心經史熙寧中

登進士從二程游得河洛之傳浮沈州縣者四十

餘年後為諫議大夫僅三閱月所論列皆閔世道

又為國子祭酒高宗時除工部侍郎直學士世号

龜山先生卒贈文肅

統萬姓譜

趙忠簡公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崇寧中進士隨高

宗南渡累官殿中侍御史陳四十事遷御史中丞

初鼎薦張浚後並相協心以圖興復之功與秦檜

論和議不合罷政謫嶺南在吉陽不食而卒孝宗

時贈太傅豐國公諡忠簡

同上

秦檜

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二帝北遷從

至燕山後滯行在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八

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封益國公加封建康郡王卒年六十六贈申王諡

忠獻開禧二年追奪王爵改諡謬醜

宋史姦臣傳

劉子翔

塾

朱塾字受之文公長子從呂祖謙學用蔭官將

仕郎早卒贈中散大夫子鑑奉直大夫湖廣愬領

統萬姓譜

埜

朱埜字文之文公次子用蔭補官歷朝奉郎

李延平

李侗字愿中劔浦人從李罗從彦結茅山

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得

世號延平先生卒諡文靖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

世同上

山顏梁壞

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

人其萎乎遂寢病七日而終

家語終記解

生榮死哀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論語子張篇

總綽

總音歲

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

荀子注

築室三年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詩小雅

是諺作舍道傍三年不成 後漢各章帝記

呂伯恭 呂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祖好問隨高

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卜居金華祖謙早擢高第

歷官著作郎直秘閣倡道於婺為一代宗師号東

萊著書立言並行于世卒諡成統萬姓

經說事記按東萊所著有經說統萬姓

澄清撓濁 黃憲字叔度郭林宗曰叔度汪、若干

頃之陂澄而不清撓而不濁後漢各本傳世說撓作擾

時雨之化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

孟子上篇

鴻羽之儀 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周易

獨御之對

祈招之詩 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出復語

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對曰臣嘗問焉昔

穆王欲肆其心周遊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杜氏曰祈父周

司馬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左傳

昭十二年

隻雞徐禘事見五卷注

半山之約

郡紱 紱又作紼繫印組也彙字

鈎黨廢錮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十二月褫職罷祠

先是臺臣擊偽學已鈎致也 韻 錮鑄銅鉄以塞其

隙也後漢有黨錮謂塞其仕進之路也又禁錮重

繫也彙字

流根之報

祀泰壇

燔柴於泰壇祀天也

禮記祭法篇

所怙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詩小雅小旻之什蓼莪篇

怙恃父亡

曰失怙母亡曰失恃

彙字

益國周公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舉進士又中博

學宏詞科除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脩官高宗

見其文奇之孝宗即位除起居郎權給事中以力

排權倖恃旨改福建路提刑後除參知政事迂樞

密院使拜左丞相進少保益國公卒諡文忠祠于

學有文集行于世

萬姓統譜

雲仍

玄孫之子為雲孫

爾雅

雲孫之子為耳前惠紀

公孫耳孫應邵曰雲孫之子又諸侯王表師古註

音仍集韻通作仍

韻會今

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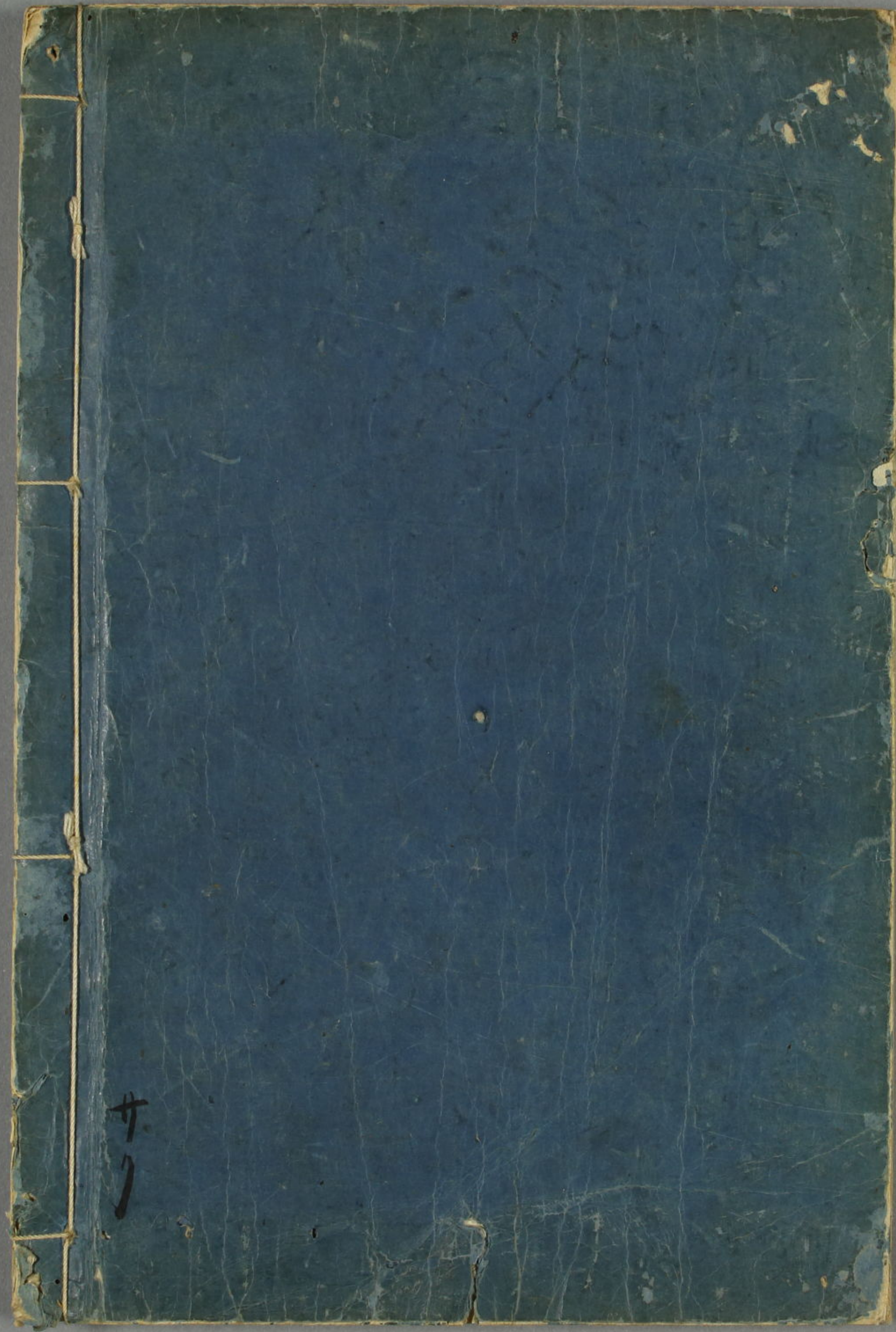
子為舅孫舅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

補

會韻

遣免

家禮儀節考卷之八終



42